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文 艺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文 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

北京民族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1066 字數 92,000 開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數 $4\frac{7}{16}$ 插頁 2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6,01—76,000 冊

定價 (4) 0.46 元

出版說明

本書收集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关于文艺問題的一些重要著作，初版刊行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重版一次，重版前全部譯文會根据俄文重新校訂，并增加列寧的《转变沒有开始嗎？》和斯大林給杰米揚·別德內依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兩篇譯文。这次曹葆华同志又对全書作了一次仔細的校改，由我們重排出版。除原編者的注解外，其余的注解都是譯者和校者加上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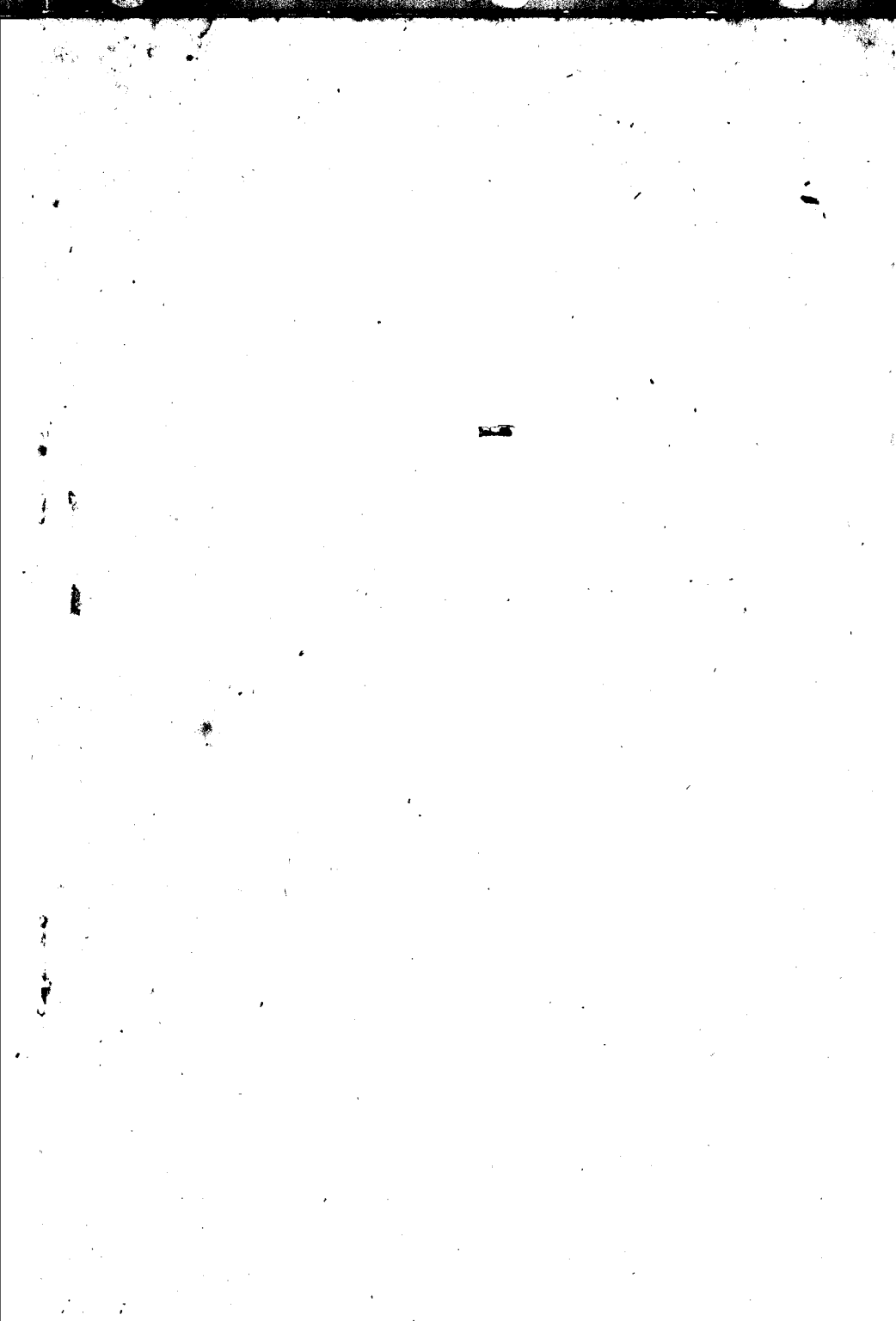
馬克思給拉薩尔的信(論革命悲劇).....	3
恩格斯給拉薩尔的信(論革命悲劇).....	10
恩格斯給哈克納斯的信(論现实主义).....	17
恩格斯給明娜·考茨基的信(論傾向文学).....	22
恩格斯給爱因斯特的信(論易卜生).....	27
恩格斯：論歌德.....	32
馬克思：論文化的各种形态(科学、技术、艺术) 的不平衡发展.....	57

二

列宁：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	63
列宁：紀念赫尔岑.....	70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	79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	86
列宁：轉变沒有开始嗎？.....	92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与现代工人运动.....	95
列宁：托尔斯泰与无产阶级斗争.....	99
列宁：“保留”的英雄們.....	101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108

三

斯大林給杰米揚·別德內依同志的信·····	117
斯大林給比尔—別洛采尔科夫斯基的回信·····	121
斯大林給費里克斯·康同志的信·····	124
斯大林給阿·馬·高尔基的信·····	127
斯大林給別塞勉斯基同志的信·····	131
斯大林給杰米揚·別德內依同志的信(摘自原信)·····	133





馬克思給拉薩爾的信*

——論革命悲劇

倫敦，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

親愛的拉薩爾：

我沒有特為奉告我已收到了十四鎊十先令那筆錢，因為信是用掛號寄來的。但是，如果不是那個該死的“從荷蘭來的表兄弟”不期而來，極凶暴地劫走了我的一切閑暇時間，我早就寫信給你了。

他已經走了，我現在又能自由地呼吸了。

- 馬克思、恩格斯分別給拉薩爾(1825—1864)的兩封信，都是關於拉薩爾的劇本《佛朗茨·封·西金根》的批評的，這兩封信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對於解決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批評的基本問題是極其重要的。

拉薩爾是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工人運動的重要活動家，他創立了德國工人總會，建立了德國工人的不受資產階級民主黨支配的大眾政治組織，這是他的主要歷史功績。有一個時期，他接受了馬克思的影響，或者以親身來往，或者用書信來往接近了馬克思，甚至自稱為馬克思的“學生”，但是他在世界觀上偏向於准心主義，並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後來他竟和俾斯麥勾結，完全墮入了改良主義的民族運動的泥坑中。於是拉薩爾主義就長期地成為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變節和各種各樣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的旗幟。

《佛朗茨·封·西金根》是拉薩爾寫的一個歷史題材的劇本。主人公佛朗茨·封·西金根(1481—1523)是德國騎士，是十五、六世紀封建小騎

弗力得朗德^①已写信給我。条件并不如我給你的信中所說的那樣好，然而究竟是“頗可”的了。当次要的各点解决了的时候，——我想这个星期內会得到解决，——我将写信告訴他。

士的鮮明代表者。他不慣于日益发展的貨币經济的条件而以搶夺劫掠来維持自己的物質生活。他可以把他所率領的一批战斗的强盜，以及他个人的战斗行为，出賣給能付給他足够代价的任何人，無論是德國或法國的皇帝或其他有势力的封建領主。德國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向这些飢餓的騎士群指出了一个新的进款的来源，就是夺取教堂土地。于是一五二二年在萊茵河上游建立了騎士联合会，西金根被推为首領。他帶領一万五千人的队伍去进攻特里尔大主教的領地，而終於失敗被杀。这种騎士暴动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没有得到群众的帮助。拉薩尔在他的剧本里面，却把西金根这个人物理想化了。他把他的失敗描写成只是由于他的“外交錯誤”，即他个人的所謂“悲剧的罪恶”，然而拉薩尔从唯心主义观点当作“罪恶”来描写的东西，实际上只是西金根的客观的阶级地位的必然归結。正如馬克思在信中指出来的，“他（指西金根）的灭亡是因为他作为一个騎士、作为一个垂死阶级的代表起而反对现存制度，或者更确切些說，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个人与阶级、各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阶级的命运是不能够分开的。西金根的悲剧就在他自以为是革命者，而实际上則代表着反动的阶级。他如果要发动一个反抗封建領主的真正有力的斗争，那就必須联合城市和农民，特别是农民，但是他自己的騎士阶级地位却又不允許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一方面是农民，而西金根則站在两者当中，这就是他悲剧的矛盾所在的地方。拉薩尔沒有十分注意农民。恩格斯說得很对：“忽視了农民运动”，就使拉薩尔看不出“西金根的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自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說不能描写贵族有革命的思想 and 行动，而只是指明那些代表革命的贵族們不应当在作品中占去了全部的兴趣，而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倒应当成为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才能“更高度地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现在最純粹的形式中”。拉薩尔沒有能够这样做。他对西金根这一題材作了抽象的道德化和主观主义的处理，而这正是与他自己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观点分不开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劝告他，要他更加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地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这就是說不要为了思想的要素而忽視现实的要素，在这里，两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創始者很正确地指示了革命艺术家在艺术地表现革命悲剧的时候應該采用什么样的創作方法。

① 弗力得朗德（1829—1872）是拉薩尔的表弟，維也納《新聞报》的編輯。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发展得很好。令人惋惜的，是这个时候连一个宪章派的机关报也不存在，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但在著述方面停止跟这个运动的合作了。

我现在谈谈《佛朗茨·封·西金根》吧。首先，我应当称赞它的结构和情节，这是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更高明的。第二，撇开纯粹批判的态度，这个剧本，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易动情的读者，它将有一种更强烈的效果。这第二方面是很重要的方面。现在且说坏的一面吧。第一——这是纯粹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些。但是，不管这种疏忽在职业诗人看来是多么可怕，我一般地还是认为这个剧本是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末流诗人除了光滑的形式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的，而且正好是使一八四八——四九年革命党崩溃的最悲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作为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适合于表现这个冲突吗？当然，巴尔塔萨①可以这样想象：假如西金根不在骑士内争的假面具下实行叛乱，假如他揭起反对皇帝和向封建领主们开战的旗帜，他一定会胜利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西金根（而且胡腾②多少和他一样）的灭亡，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灭亡，是因为他作为一个骑士、作为一个垂死阶级的代表起而反对现存制度，或者更确切些说，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西金根身上除去那纯粹属于个

① 巴尔塔萨是《佛朗茨·封·西金根》里的人物。

② 胡腾（1488—1523）是一个出身于贫苦骑士家庭的人道主义者，罗马教会的激烈反对者。他曾参加路德的宗教改革，又参加了骑士的叛乱。他是西金根的朋友和顾问。

人的东西，他的特殊的修养、天生的才能等等，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有葛兹·封·白里兴根①。在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适当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阶级对于皇帝和封建领主的悲剧的对抗，因此歌德选择了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因为西金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胡腾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于一定阶级的一切思想代表者，类似的批评应该有相当的修改——是在向封建领主斗争（他的反抗皇帝的行动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了封建领主的皇帝），所以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堂吉呵德，虽然是一个历史上证实了的堂吉呵德。他在骑士内争的假面具下开始叛乱，这不过是说他以一个骑士开始叛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开始，他就必须立刻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诉诸那些阶级——它们的发展等于否定骑士阶级的那些阶级。

如果你不想把这个冲突变成《葛兹·封·白里兴根》中的冲突，——你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西金根和胡腾之不得不灭亡，就是因为它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完全象一八三〇年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成为当代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事实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因此，那些代表革命的贵族们，——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背后还隐藏着旧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了全部的兴趣。而农民（特别是这些人）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倒应当成为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才能更高度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在最纯粹的形式中，可是现在除了宗教

① 葛兹·封·白里兴根（1480—1562）是十六世纪的一个骑士，他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因为不得已的事情而参加农民起义，但却不能同意农民运动的革命方法，所以即使在他们的阵营中也显示出是一个局外者。歌德在青年时代所作的一部戏曲中选了这个历史人物作他的主人公。

的自由，事实上国民的統一还是你主要的思想。无论如何你必须更加莎士比亚化，可是现在你的主要缺点我认为是那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的席勒主义。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佛朗茨·封·西金根一样陷入了把路德骑士^①式的反抗看作高于平民蒙澤尔^②的反抗的外交錯誤嗎？

其次，在性格描繪方面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征。卡尔第五^③、巴尔塔薩尔和理查·封·特里尔^④是例外。然而还有別的时代比十六世紀有着更加明朗的性格嗎？你的胡騰，照我看来，表现着过多的一味的“兴奋”，这是很叫人厌烦的。他同时不是聰明而且非常机智的嗎？因此你对待他不是极不公平嗎？

就是你的西金根，——我順便說一句，他也被你描写得太抽象了，——他在某种程度上作了不以他个人打算为轉移的冲突的牺牲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騎士宣传与城市交好等等，另一方面自己又乐于向城市施用强权。

① 路德 (1483—1546) 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領袖，一个薩克森矿工之子，起初极为勇敢，后来却成为最可耻的叛徒。在起初时，他出来坚决反对教皇、諸侯、貴族和商人，他号召农民起来作真正的革命。但是很快地他就叛变了农民的利益，而出来保护貴族和諸侯的政权。这里所謂“路德騎士”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用二十世紀俄國的名詞即現代術語來說，就是“自由派的地主”。

② 蒙澤尔 (1489—1525) 是十六世紀領導农民工人起来反抗諸侯貴族的一个領袖，起初为教士，与路德相接近，坚决地出来反对教皇的权利，当路德轉到反革命了之后，蒙澤尔却領導八千未經軍事訓練的农民，以对敌九千有极好訓練和武装的三个諸侯的軍隊，結果为敌人所據并杀死。蒙澤尔不但主张打倒封建貴族，而且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但是他認為要做到这点，只有依靠万能的信仰，这是他學說中唯心主义的空想。恩格斯称他为“革命的平民”。这里所謂“平民蒙澤尔”，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用現代術語來說，就是“无产階級的农民”。

③、④ 卡尔第五和理查·封·特里尔都是《佛朗茨·封·西金根》里的人物。

有一些地方，我必須責備你讓你的人物關於自己回憶得太多，這也是由於你對席勒^①的偏愛而來的。例如，在第一二一頁上，胡騰向瑪麗亞敘述他的身世的時候，如果把從“所有一連串的感覺”等等一直到“那比年歲的負擔更沉重”這些話從瑪麗亞口中說出來，那會是多么自然。

前面的詩行，從“他們說”到“年紀老邁”，可以擺在後面，但是“一夜之間處女就變成婦人”這種回憶（雖然這指出瑪麗亞不僅僅知道純粹抽象的戀愛），是完全無用的；瑪麗亞一開始就從回憶自己“年老了”來開始，也完全是不能容許的。只有在她說了她在“一個”鐘頭內所能說的一切話以後，她才能用關於她已年老的辭句把她的心情一般地表現出來。還有，下面的幾行以及那句“這我認爲是權利”（指快樂）簡直令我吃驚。你為什麼劫去瑪麗亞對於世界的天真的看法（依照她前面所說的話，這是她的特點）而把它變成關於權利的說教呢？另一個時候我可以更詳細地告訴你我的意見。

我認爲西金根與卡爾第五的一場是特別成功的，雖然兩方面的對話聽起來好像是公堂對辯；還有，在特里爾的几場也是成功的。胡騰的關於劍的格言是非常之好的。

這一次已說得够多了。

你獲得了一個你的劇本的热烈贊賞者，那就是我的妻。只是對於瑪麗亞，她不滿意。

祝你好。

你的卡爾·馬克思

① 席勒（1759—1805）是德國詩人，與歌德齊名，其主要作品有《華倫斯泰》與《威廉·退爾》等。

再者：恩格斯的文章《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一些駭人的排
印的錯誤，我在这封信的最末一頁上附一个勘誤表給你。

曹葆华譯 周揚校

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

——論革命悲劇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亲爱的拉薩爾：

我这样久沒有写信給你，你一定覺得有点兒奇怪吧。特别是因为我还没有把我对于你的《西金根》的意見告訴你，你一定更奇怪了。然而正是这使我延迟了这样久。由于現在文学的貧乏，我很少讀到这类的作品，而且我几年来沒有这样地讀过这类的作品，以致在讀了之后能提出詳細的評价，发表完全确定的意見。目前出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細讀的。甚至我間或还讀一讀的几本比較好的英国小說，例如薩克萊^①的小說，虽然有其不可辯駁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却一次也沒有能够引起我的兴趣到这种地步。但是我的批評能力，由于这样久沒有运用，已变得相当迟鈍了，所以我必須費很大的時間，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見。不过較之其他文学产品，你的《西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那份時間。第一二次讀你这部德国国民戏剧（無論从主题上看，从題材处理上看，都是德国国民戏剧），使我在情緒上这样强烈地受到感动，我不得不暫時

① 薩克萊(1811—1863)是英国小說家，十九世紀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者之一。

把它擱在一边；特别是因为我的欣赏力由于这些日子文学的貧乏变弱了，竟然使我到了这样的境地（虽然說起慚愧，我也得承認）；即使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讀的时候也会給我一定的印象。为了获得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評的”态度，我把《西金根》擱了一个时候，更正确些說，把它借給了几个相識（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文学教养的德国人）。Habent sua fata libelli [書是有它們的命运的]，——一借出去，很少回来，——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西金根》硬收回来。我可以告訴你，讀了第三遍，我的印象仍旧是一样的，我就深信你的《西金根》經得住批評了，所以我現在告訴你我的意見吧。

說現在德国官方的詩人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我知道这对你并不是过分的称誉。但是这毕竟是事实，而且这个事实是我們的文学的一大特征，我們簡直无法默默放过。首先我講一講形式。这个剧本的巧妙的布局和彻头彻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喜。不錯，在詩律方面你容許了自己一些自由，这在讀时比上演还要麻煩。我很想讀一讀舞台脚本。以它現在的形式，它大概是不能上演的。一个青年德国詩人（卡尔·西倍尔①）来訪問过我，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跟劇場很有过一些关系。他是普魯士警卫队的后备兵，也許不久要到柏林去，那时我就可以給他一封介紹信去看你。他对于你的剧本十分推崇，但是認為上演是全然不可能的，这是由于那些很长的独白，在这中間只有一个人作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讓自己象不講話的配角一样站在那里，一定要三番两次极尽摹拟取笑的能事。最后的两幕充分証明你能够不困难地把對話变得生动活泼，而且除了几場（那是每个剧本都

① 卡尔·西倍尔（1836—1868）是激进的莱茵詩人，当时正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